

创建学前教育师范生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应用考量与进路探析

李诗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摘要]电子学习档案袋在高等教育,尤其是教师教育领域应用广泛。相关研究对于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应用目的进行了分类。基于师范生、师范院校教师与行政工作者和师范生的聘用机构三大类关键利益者的视角,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应用有积极正向的作用。不同的场景与目的适用于三种不同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评价总结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过程记录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成果展示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关键词]电子学习档案袋;学前教育师范生;教师教育;应用;进路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608

档案袋(Portfolio)是一种由艺术设计作品集发展而来且广泛应用的评价方式,因其对学习的过程性、反思性和诠释性的囊括,以及其内容的丰富性(如收集在学习者档案袋中的作品包括记录他们成就的代表性文字、照片或视频,以及教师或导师对他们某个方面表现的评价)而在各个学段广为应用。其中,幼儿园使用档案袋评价法作为一种过程性评价的证据和结果,以直观性、反思性、幼儿自主性和幼儿拥有感强为特点而深受儿童工作者推崇^[1]。而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教师教育领域则因学习档案袋对学生成为善于反思的终身学习者的促进作用而认定其作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学和评价工具^{[2][3]}。

进入21世纪后,技术的运用进入了高等教育主流。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政府政策,实践社区和研究经费的三重支持下,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应用^[4]。进入2010年后,因新兴数字技术的普及(如慕课、数字徽章和区块链等),在反复尝试优化后,美、英等国的半数以上的大学使用了电子档案袋。而在教师教育的领域,学习档案袋的过程性评价功能被充分运用于激励师范生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在国内的教师教育领域内,还未大面积推广使用。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因幼儿园使用学习档案袋和专业的反思性特点,可以尝试使用,从而支持他们在教育实践中,因已有使用体验而更好地理解儿童、评价儿童。

一、矛盾抉择:促进学习、辅助评价还是求职展示?

国内外学者对于电子学习档案袋的目的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基本目的应当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因此电子学习档案袋应当要记录学生学习的过程,当教师、学生回顾电子学习档案袋时,能够找到学生学习旅途的记录与证据,因此激发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和元认知能力,而教师可以进行教育策略的优化。这样重视过程学习证据的电子学习档案袋能够有效地提供学生与教师评价的证据,并根据这一过程的学习不断反思与进步,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促进学习,保留过程性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后续学习的起点是电子学习档案袋的最重要功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充分发挥电子档案袋的底层哲思,即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因此他

们强调电子学习档案袋应当有三个基本结构:反思、记录和协作。以学生个人、小组的学习体验为中心,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走向深层维度。在这种观点中,最重要的是将学习档案袋作为评价的工具,可以有过程性评价,也可以有总结性评价。比此更深入的观点认为:如果仅仅把电子学习档案袋用作评价的工具则窄化了其价值,电子学习档案袋的价值在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引导学生参加与其相关的活动和实践的过程和方法。这种观点在他们提出的“档案袋思维”(Folio Thinking)的电子档案袋教学法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教学法提供了电子档案袋的活动框架,旨在促进学生反思学习、个性化使用多媒体和向各种观众展示(学习情况)^[5]。最后一种是将电子学习档案袋还原了其原始功能性,作为一个求职时使用的,囊括多种类型作品、成就的展示盒(showcase),这里面只有“成品”或经过精心挑选和修饰的“精品”。这样让毕业生能够用多种媒体形式的作品、成绩、教师评语多方面展示自己,让招聘者印象深刻。因电子学习档案袋目的不同,其构成、使用场景等都会有相应的改变。不同的目的可能适配了不同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二、应用考量:基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因电子学习档案袋目的不同,其构成、使用场景等都会有相应的改变。不同的目的可能适配了不同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以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使用电子学习档案袋的情境为例,师范生、大学教师、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幼儿园园长(招聘者)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6]。

基于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角度,电子学习档案袋能够帮助学生产生“高路迁移”(high road transfer)。有实证研究证明,师范生在教师清晰说明为何使用学习档案袋,并配套有灵活利用电子学习档案袋课程的情况下,学习深度与学习效果都有显著提升。然而,如果教师和行政管理不能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档案袋对于自己的促进作用,或发现使用电子学习档案袋的优点,学生对其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并把档案袋看做是“存放作品的容器”和“必须完成反思的作业”。因此,电子档案袋的使用会给师范生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但是需要教师、行政管理和学生本人的协同。

基于师范院校的教师和行政管理者的角度,首先要考

虑教师面临的挑战——对于电子学习档案袋反思性特点的运用，因为创建学习档案袋涉及收集、选择信息、反思和反思性协作、形成性评价结果的运用等，这对教师的教学理解和实践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虽然电子学习档案袋的运用符合目前OBE教学模式的课程改革进程的，以学生为中心，多种评价方式，过程性地持续改进，但这些要求教师在大纲、课程设计、评价方式要做全面的配套与更改，教师也需要时间摸索最有效和双赢的实践改革模式。其次从院校的行政管理者的角度看，要使用电子学习档案袋需要从顶层设计中承认过程性评价的重要，并逐渐打造充分运用电子档案袋评价、学习的氛围。而国内现在对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关注更倾向于关注电子档案的设计、开发等技术层面，另外部分高等院校也在尝试研究电子档案袋的一般性应用，但还缺乏实证性的证据和行动研究^[7]。这就要求院校的行政管理层面顺应课程改革的趋势，在教育信息化的改革中，加强对于电子学习档案袋的研究与应用实践，逐渐优化管理，促进师范生的专业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从师范生毕业后的聘用机构的角度来说，电子学习档案袋能提供与目前的纸质作品集相比，层次丰富、过程细化的师范生个人专业成长信息。有研究显示，中国幼儿园园长在招聘时主要考查求职者的两大方面，一是师德师风，二是专业知识与胜任力，其中包括高效的沟通能力，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发展特点的掌握，优秀的班级管理组织能力，基本的数字技术能力，与班级同伴、园内同事和幼儿的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反思的能力和创造力。现在的招聘模式很难给予园长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全面考查一个应聘者的认知与能力。但是，电子学习档案袋可以通过学习项目的过程展示师范生的学习品质，小组互评沟通协作的能力，通过反思日志看出不同师范生的反思深度等。可以说电子学习档案袋可以被创建为师范生求职时全面展示自己优秀能力的综合集，也是园长立体了解一个应聘者的途径。另外，必须强调的是档案袋用于求职目的时应当要鼓励师范生进行个性化创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每个人的学习档案袋“千篇一律”这反而会影园长（雇主）对于学生的价值评估。同时，也有园长指出档案袋评估可能是“精心修饰”后呈现的结果，还是要结合使用。此外，因为有一部分幼儿园也使用学习档案袋作为评价幼儿的工具（或者是幼儿的作品展示盒），使用档案袋评价方法的师范生在教育实践中会更熟练、全面地使用这个评价方法，并切实地促进幼儿的发展，因此园长对于此项教育评价改革态度是较为积极的。

三、进路探析：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电子学习档案袋的构建

国外高校一般会在创建个性化学习档案袋前提供往届的优秀范例以及评估的标准，并且强调要想使档案袋的作用最大发挥，不仅要保证教学与学习档案袋评价的清晰解释和执

行，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时间跨度足够长^[8]。另外有研究者认为富有反思文化的专业——师范专业很适合使用档案袋，让师范生成反思性实践的习惯，让他们在后续的教育实践中无限受益。在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培养全阶段，可以采用三种不同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一）评价总结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总结性评价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的创建目的是评价，包括了总结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档案袋的内容应该是有阶段性的过程记录，也有成果型的文件、作品和多种类型的媒体资料。时间跨度可以以一个学期为单位，记录课程的学习过程与成果。电子学习档案袋可以由学生个人创建，教师有部分浏览和评阅的权限，同时，非标准评价模式的课程中，也可以加入同学之间的互评环节，提供相互学习的机会。电子档案袋便于呈现丰富和多样化的材料，正好符合了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各类艺术技能类课程的需求。当前的课程材料与考核无法大量保存学生个人音乐、舞蹈类技能的展示作品，还有各类综合课程中的儿童剧、绘本阅读等活动设计，所以电子学习档案袋非常适合引入这类综合性较强的课程中，丰富的成果比干瘪的照片与文字更生动，让学生更有成就感。另外，因慕课等平台的发展，国外正在积极尝试将数字徽章作为一种激励学生学习的另类测评机制。学生在慕课等分享教育平台完成了学习后，能获得数字徽章，数字徽章会直接出现在学生的电子学习档案袋中，这样有助于学生将自己的课外学习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证据。也有研究者认为电子学习档案袋和数字徽章结合应该是实践的未来方向。在评价总结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应用中，应充分结合学前教育师范专业课程的特点，充分发挥电子学习档案袋的优势，让总结性评价的呈现方式更丰富，为课程建设与学生培养提供优质参考。

（二）过程记录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过程记录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创建目的是记录学习中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师范生在学习中的反思、记录和协作。档案袋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真实和原始的学习材料，或是过程记录，不需要进行美化处理。学生需要就原始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包括一些小队、小组之间的合作任务的反思。过程记录导向要求运用档案袋的时间跨度较长，因为很多学习过程与结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所变化。此外，应用的情境可以更为宽泛一些，例如有学生进行交换项目，可以单独开设电子学习档案；或是有部分科研项目、竞赛项目、实践项目等，没有考试进行评价，简报型的工作报告不够丰富全面，以小组为单位，建设包括指导教师权限的电子学习档案袋，可以帮助整个小团队进行顺畅的沟通交流，并且能有一个“实践——反馈——反思——讨论——调整——再实践”的反思性实践循环。因此，在过程记录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中应包含线上共享共评的平台，这样能客观反应

（下转第1122页）

教育。其次，家长要注重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想法和需求。

2. 改善校园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从小事入手，从细微方面入手，在点滴中逐步改善学生的思想和校园的风气。校园风气是管理校园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在改善校园环境中，要杜绝和避免校园暴力等不良事件。

3. 清朗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与在线教育日新月异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中学生情感交流和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的网络信息的内容参差不齐、真假难辨、扑朔迷离，中学生难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这就要求国家肃清网络环境、清朗网络空间，为青少年提供纯净、良好、绿色的网络环境。

总而言之，要在了解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不断提升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关注教育对象的内在需求，不断优化我国的教育环境。同时，需要明

确的是，教育的主体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师甚至政治教师这一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需要社会各方协同发力。

参考文献

[1] 张耀灿, 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4.

[2] 刘野: 中学生逆反心理的表现及疏导[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9): 50.

[3] 王卫: 青少年抑郁的预防: 青少年应变力辅导计划简介[J]. 心理科学, 2000(4): 506.

作者简介:

闫炳铸(1995-), 女, 汉族, 河南汤阴人,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961页)

学习者自身的学习过程, 也可以看到项目式实践中小组成员、指导教师等其他参与者的评价。在过程记录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应用中, 应从管理者到教师和学生都正确认识到过程记录的价值, 重视回顾过程的这一行为将提升师范生的实践反思能力。最重要的不是记录, 而是对记录的仔细回顾与审思, 并做出调整的行动。

(三) 成果展示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

成果展示导向的电子学习档案袋创建目的更倾向于求职场景。档案袋不仅可以支持师范生的各项认知、技能和反思能力的发展, 而且可以满足向未来雇主证明个人才能的功能。其内容应当是精心挑选, 甚至是从大学一开始就可以筹备的。运用此类电子学习档案袋的时间跨度应该很长, 以学年为单位, 每年由学生本人主导调整与决定个人的展示型成长档案袋的内容。因为电子档案袋的数据存储能力强大, 但是内容依然不能太过繁杂和无序、无质量。因此, 师范院校的教师与管理者也可以调查主要雇佣学前教育师范生机构的需求, 提供给学重点展示的版块(与园长看重的证书、能力与素养等)。同时, 要充分激发学习者对自己档案袋的主人翁意识, 除了展示自己的优势以外, 更要体现自己的反思性实践能力与成为终身学习者的心向。

四、结语

电子学习档案袋作为一种结合了互联网技术和多维度、

过程性的评价手段, 能为学前师范生提供展示性、过程性和互动性的生成性学习体验。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教师能全面、立体地评价学生, 调整教学策略; 用人单位能从电子学习档案袋中看到应聘者的成长历程与核心素养。可见电子学习档案袋使用价值在师范生的实践教学评价中起着重要作用。电子学习档案袋的运用应该成为教师评价体系优化与改革超越策略。

参考文献

[1] 李玉. 儿童视角下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 2016.

[2] [5] [8] 戴丽娜·史考利, 迈克尔·奥利里, 马克·布朗, 肖俊洪. 学习档案袋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 蛇与梯子的游戏[J]. 中国远程教育, 2018(09): 38-52+79-80.

[3] 刘礼明. 美国电子教学档案袋对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2008, No. 217(07): 69-73.

[4] 奥尔纳·法雷尔, 张永胜, 肖俊洪. 高等教育档案袋的演变: 过去、现在和未来[J]. 中国远程教育, 2021(04): 42-55+77.

[6] 胡赤弟. 高等教育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J]. 教育研究, 2005(03): 38-46.

[7] 卢强. E-portfolio教育应用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 2010(12): 20-27.